她做了一个梦，一个漫长得醒不来的梦。梦境中一切都那么遥远，如幻如电，如蓬莱旧事，桃源迷踪，令她看不真切，也记不完全。她只记得在那梦里，自己叫颜暮湘，自幼失去父母，与弟弟颜朝洛一同被灵隐收养，成了降妖人。自出师以来，她走遍景国大江南北，一袭青衣来去如风，仗剑斩妖无往不利，沿路降妖除魔罕遇敌手。梦里有妖的首级被斩下时狰狞扭曲的表情与妖气中缠绕着浓黑污浊的邪念，也有被救下的百姓感恩戴德的言语与失去至亲后悲痛欲绝的眼泪。梦到结尾处是个下着雪的满月之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只有月华婉转流泻在雪地，澄澈如水。在山间石径拾级而上，石径两旁沿路有腊梅含苞欲放，在皑皑白雪中缀出星星点点浅淡的红。树影横斜，暗香浮动，一路落步无声。

而梦境就在此戛然而止，睡眼沉沉的她在梦中闭上了眼睛。只记得最后一幕是她躺在地上，望着满天飘散的雪花定格在空中，而沉寂的夜空中，有个遥远却熟悉的声音呼唤着她的名字。

第零节，百岁老鸽

景朝开国一百二十余载，历经五代皇帝。今上元昭帝虽无开疆扩土之武功，励精图治之雄心，作为守成之君治下社会也还算井井有条。靠着历代先帝打下的疆域，创建的常备军和积累的威望，景朝相比四周邻国也是绝对的强国。虽与燕然，突厥，南诏，高丽，吐蕃，突厥等诸国偶有摩擦，多半都仅靠边军就能化解，朝堂之上已经久不闻兵戈。

时值八月，中秋将近。关中的暑气还未散尽，百姓们正忙着置备新装，烹饪节令糕点，满心期盼着几日之后的庙会。颜家祖宅就坐落在商州府城外约莫二里的官道旁，男主人颜如松自从三年前辞官后，就举家从长安搬回祖宅，一面在商州府做些生意，一面与夫人李曼清一同习文练武，教育着颜暮湘，颜朝洛姐弟俩。和普通殷实人家相比，颜家院子最大的不同点大概就是院子中有一处专门的鸽巢，养了十数只信鸽，而我也在其中。

灵隐从建立至今，便一直豢养信鸽来传信。我原本是一只野鸽，在一百多年前两朝交替时因天灾人祸，生活艰难而自愿加入灵隐。说是加入，其实也只是感觉到某位初代北斗身上异于常人的灵力，飞去他身边想讨些食物。他见我机灵通人性，便拿些杂粮喂了我，留我下来作了信鸽。大约是我体质异于寻常野鸽，长期在北斗身边生活使我也沾染了不少灵力。与动辄身长六尺，身材巨大的人类相比，体型袖珍的鸽子只需极少的灵力便可获得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我就这样混迹在灵隐的信鸽群里，度过了景朝一百二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通过和其他信鸽交流，知晓了灵隐建立以来几乎所有大事件。

元昭十三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这年正月河东道普降大雪，本该预兆丰年的雪来得太大，以至于压塌了许多州郡的庄稼，有些地方甚至整村整村地一季都绝收。三月陇右道突发蝗灾，连片的飞蝗遮天蔽日，几乎将地面所有植物啃食殆尽，只留下一抔黄土。天灾后往往便是人祸，五月以来，几乎每两三天便有信鸽带着新的消息到来，甚至有一日之内来回数趟。我在颜如松尚未出师前便已伴他左右，即便是他任北斗的那几年，也少有信鸽来往如此频繁的时候。自辞官归家后，三年间的消息，甚至不及过去一个月多。而这些消息，往往都是何处受到妖的袭击，或是哪只有名有姓曾经为非作歹的妖最近被掌握了行踪。北方大地本就被饱受天灾之苦，各处妖患更是令灵隐焦头烂额，只好请退休已久的颜如松出手相助。

第一节，生离死别

鸽巢原先持续了数个月的繁忙，到了八月以后突然逐渐平息下来。中秋这日傍晚商州城内有庙会与灯节，面对一双儿女的热切恳求，颜如松答应带他们一起去庙会，也早早地在家中开始准备各色果物点心与应季衣裙。十五那日天公作美，早晨起便是风和日丽。初秋的关中平原，残暑尚未褪尽，却已无盛夏肆意张扬的热浪，不时拂面的凉风沁人心脾。这日颜家阖家从起床便开始准备姐弟俩的新衣，晚膳的冷盘与果品。及到寅时过半，收拾了当，夫妻二人准备带姐弟俩出门。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颜家门前的官道两旁沿途栽满柳树，千百年来见证了多少逆旅行客的离愁别绪，却没想到也见证了暮湘，朝洛姐弟俩与父母的生离死别。最先的信号其实并不突兀，不如说是悄然而来。原先此起彼伏成节奏地响着的鸣蝉，一时间突然全都噤了声。换做常人也许不会注意，直到许久以后才发觉为何四周变得如此静谧。但颜如松尽管离开灵隐已有十载，归田卸甲也三年有余，却迅速察觉到了异常。他出门四下望去，发现远处官道尽头扬起烟尘，大地隐隐震动，一起一伏的节奏像是马蹄奔腾而过。很快从北边隐约传来战马嘶鸣，颜如松赶紧打开鸽巢，装上藏在鸽巢中的紧急脚环后放飞所有信鸽，接着紧闭屋门退回内室，找到夫人和一双儿女：

“曼清，赶紧带着湘儿洛儿躲进密道，切记每隔十步灭掉灯盏。密室中的物资至少够你们坚持一个月，组织很快就会来接应的。”

“如松，你怎么办？”听到这番吩咐，见到颜如松脸上表情，李曼清马上明白了形势已至生死攸关。

“燕然妖众来此，必不会放过我。我引开敌人，你好带着湘儿洛儿离开。”

“你独自行动凶多吉少，何况我也曾在灵隐多年，倘若有妖首见你独自一人，定会生疑。我和你一起去！”

“你也一起来，湘儿和洛儿怎么办？”

“密室层层机关几乎万无一失，少一人物资也能坚持更久。只有我们引开敌人，才是湘儿洛儿活下去的希望啊！”李曼清边说，边匆匆收拾了些鞋帽服饰塞给呆呆站在一旁的姐弟俩：“湘儿洛儿，带上这些躲进密道。记住十步一机关，灭掉灯盏，千万不能往回走。”说罢不由颜如松再反驳，便拉着二人走进卧房。按下机关，沉重的木床移开，露出密室入口。

“湘儿，照顾好弟弟！”曼清不忘叮嘱。

“湘儿，洛儿，爹对不起你们，过几日便会有人来接你们，那时爹再带你们去中秋，去元夕，去端午，哪都听你们的。”

“湘儿，洛尔，爹和娘都爱你们。”

八岁的颜暮湘和六岁的颜朝洛来不及反应发生了什么，就被母亲推进了灯火幽暗，长得仿佛看不见尽头的地道。随着地道门关上的沉重声响。两人只能牵着手一路向前走去，在重见天日前，开始了漫长的密室生活。而我的使命，则是飞去灵隐在观众的总部长安报信，向组织请求援助，来解救躲在密室中的这对姐弟。一路上，每隔数里便有鸽笼与陷阱，有些还困着我奄奄一息的同类，还有一些尽管空着，却留下斑斑血迹。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何许久都没有新的信鸽带着消息到来，原来敌人早有准备，那些可怜的同类想必都已不幸落入敌手了吧。

在《景书》里，关于颜如松的印记只有在百官一卷记录了他曾任羽林中郎将，在元昭之变时与其妻死与商州的寥寥数语。但灵隐的记录却丰富许多：元昭之变前，归田卸甲隐居各地的前任北斗都遭到至少一只天干和复数地支的妖袭击。颜如松和妻子与众妖周旋，拖延时间让附近百姓尽量逃命，在击杀两只地支，重伤天干-丁后力竭战死，至死不屈。

第二节，四面风烟

中秋前夕出现在各地的几起凶杀并未引起官府太大注意，毕竟北方大多数州府都因为缺粮赈灾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再者，遇害的虽然都是灵隐曾经的骨干，但毕竟刺史知县一级少有人知晓灵隐的存在。当然，也许是因为有更大的混乱接踵而至，让人无暇顾及：

八月十五，任河间与博陵两镇节度使的高庆义突然起兵谋反。高庆义原是高丽人，幼时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景国。四处游历熟知风土人情后，在河北道当了地方官的幕僚，并靠着处事圆滑一路高升，成了前朝皇帝的宠臣。元昭帝即位后虽不甚喜欢他，却迫于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便妄加处理，只好发往其起家的河北道任节度使。没想到原本为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外派边疆，却酿成养寇自重的大患。高庆义起兵后，并不如普通人所想一般第一时间引兵西进，而是首先率军攻向范阳。原本范阳城坚兵强，本该有一场恶战，谁知当夜范阳节度使就在军中遇袭暴亡，节度副使未作抵抗便向高军送上降表。高庆义集合三镇兵马共计十三万有余，对外号称三十万大军，浩浩汤汤向西开来。

仿佛是早就与高庆义约好一般，河北狼烟刚起，突厥，燕然，吐蕃便纷纷相应。且诡异的是，每每景军与敌接战之处，都有敌人混入景军袭击，与外敌里应外合。依我在灵隐这么些年的经验，多半是有妖混在其中协助，可惜彼时彼处的驻军并不知晓，更无从防范。云中要塞外不远是景国与突厥交易设立的边市，正值秋高马肥之际，每日都有数千胡汉商人在此往来贸易。谁想此时胡商皆为突厥精锐所假扮，在边市上突然大开杀戒。其运输贩卖的货物也都是由武器军械所假扮，数千精兵很快集结在云中城下。同时，城中也混入了敌人，不仅在军械库，营房防火制造混乱，还杀进帅府，刺杀了云中将军。虽然将士拼死抵抗，敌军趁乱破城，来不及列阵迎敌，至次日为止，云中城破。突厥大军很快从南下，三日后从云中入关，挥师直逼太原。

怀远则是燕然进攻的最前线，好在怀远城坚兵强，面对燕然大军集结也早有准备，仍免不了被敌军潜入城里，主帅怀远将军在袭击中重伤，暂由副帅怀远督尉指挥。吐蕃边境上的松州也迅速卷入战火。松州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在敌军混入城中，在夜里刺杀主帅，打开城门后，便很快沦陷，且支援的景军也在松州城下损失惨重。吐蕃占据松州后，大军迅速席卷剑南道，一路往汉中攻去。

景朝承平日久，自高宗朝后，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战斗。除了边关要塞的百战精兵与重镇守军之外，各地驻军早已将不知兵，兵不习战。高庆义叛军在河北，河东两道如入无人之境，沿路各府偶有抵抗，主官大多闻风而逃，甚至加入叛军助纣为虐。九月初，叛军便进军太原城下，与突厥可汗拔斯巴率领的大军对太原城形成南北合围之势。三路敌军寇边的消息从八月二十日起陆续传到长安，先是高庆义起兵反叛，突厥入侵，云中破城，太原告急。元昭帝忙任兵部尚书刘归义领御林军三卫东出驰援太原。第二日松州遇袭的消息也传来，龙城军节度使周令仪奉命率领正在京畿休整的龙城军南下，并令剑南节度使率军从益州北上，两军夹击吐蕃军于汉中。怀远围城的消息三天后才传来，此时京畿除了长安守军已无可调之兵。好在怀远城防向来坚固，城内给养军械均备有数年所需，只能传令朔方节度使领军救援。

太原围城持续了两月之久。起先突厥与叛军从城北与城东轮番攻城，无奈太原城防坚固，将士习兵知武，久攻不利。到九月下旬，两军决定各领主力，一支南下攻洛阳，另一支向西入函谷关，只留偏师围城太原。太原守将眼看敌军主力已撤，城下多是老弱病残，一时冲动便开城领军出战，却中了敌军埋伏。太原军虽英勇善战，与数量优势的叛军对阵都不落下风，无奈以步兵为主，挡不住突厥骑兵的反复冲杀，最终全军覆没。城内残存的守军又坚守了接近一个月，但毕竟人数捉襟见肘，且多是老弱，哪怕临时从城中百姓征调壮丁也无济于事。十月十九日，太原城破。

驰援太原的御林军三卫集结完毕，准备好粮草辎重，从京畿出发时已是九月下旬。秋风萧瑟，前线敌情更是肃杀无情。行至陕州，前线便传来太原失守的消息。刘归义只得退兵至函谷关，由于黄河改道，函谷关已无险可收，援军依托地势且战且退，一路退守潼关，依靠天险终于站稳脚跟，与关前数十万敌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峙。

吐蕃军在剑阁，汉中的坚城险关下屡遇挫折，索性在剑南道流窜开去。九月中周令仪率龙城军到达汉中，与剑南军节度使商议后决定由龙城军据守汉中，剑阁一线，剑南军回军益州，与各州守军配合伺机将吐蕃军赶出剑南道。不料进军剑南的吐蕃军只是偏师，只为牵制景军主力。承平日久的景国上下与没有行伍经验的元昭帝果然上当。待沿路眼线探知龙城军，朔方军动向后，吐蕃主力马上连同吐谷浑，燕然主力一同取道陇右，一路攻克甘州，凉州，由西向东直奔长安而来。

第三节，长安围城

南线汉中-剑阁和北线的怀远虽还能依险坚守，东西两面战线已经离长安越来越近。由于年初的雪灾与蝗灾，关中地区粮食产量已经不如往年。又遇上如此四面狼烟，秋收受阻，四方运往关中的粮道也大都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离战线尚远的京畿地区也纷纷遇上袭击：开始是各地官府，军营和驿站，接着各地的大户人家也开始遭殃。当地官府驻军的调查都毫无头绪，对此束手无策，毕竟离战线尚远，周遭也没有能造成如此规模破坏的流寇。

灵隐自从接到各方起兵的消息后，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长安周边已耗时半个月。太微垣队员多数初来乍到，不少甚至是初次踏上关中土地，尚未建立起消息网，自然难以预测敌人行动。而虽然以北斗为首的紫微垣主力悉数来到关中，但重点驻防宫廷，军营与公共设施之后，人手捉襟见肘，也难以随时到场支援。灵隐只能在事后通过现场留下的气息断定，作乱的并不是敌军奸细或是流寇，甚至不是人类，而是长期活在传说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未曾见过的妖。

潼关的御林军，怀远的朔方军和汉中的龙城军得到长安告急的消息，已经是十一月了。两军闻讯匆忙挥师回援，奈何怀远至长安途中多处被燕然洗劫，除坚壁清野之外交通要道也悉数被占。朔方军一路与燕然拉锯，加之补给线不断被骚扰，历时许久也难以前进。而驻守剑阁汉中的龙城军主力在剑南军基本控制剑南道形势后便迅速回援。奈何蜀道难于上青天，即使昼夜兼程，赶到长安城下，也是腊月中旬了。而在函谷关-潼关一线与高庆义叛军旷日持久地拉锯着的刘归义，麾下原本的六万御林军三卫只剩下一半战力，面对十数万大军轮番猛攻，保全自身已是勉强，自是分身乏术。

此时的长安城已被城西的吐蕃军与城北的燕然军两面合围。京兆尹早将周边府城驻军一并收入城中，加上剩余的御林军一卫与宫廷禁卫，满打满算不过二万有余，加上城南赶来支援的龙城军一部，也只有六万不到。将原本城中居民和四周逃难入城的百姓中青壮男子悉数发给武器编入军中，每座城门尚且不够留下预备队。而城外燕然，吐蕃，吐谷浑联军总共近四十万，沿着渭水安营扎寨，一路绵延五十余里。列阵时旌旗蔽日，传令时鼓声喧天，兵戈交撞有铿锵之声，远隔十里可闻；战马嘶鸣如雷声滚滚，引得大地震颤。光是这副阵势，便已能令守城将士不寒而栗。

人力尚且如此，给养更加捉襟见肘：关中产粮本不足以供给京畿密集的人口，元昭十三年的天灾使北方普遍减产绝收，而四处战火又切断了长安通往外界的交通线，江南与中原纵使有万石存粮，也只能远在关外望而兴叹。而敌军虽劳师远征，却一路劫掠就地补充，还不时派出小股部队四处骚扰抢粮。因此胡军过处无不生灵涂炭，百姓即使不被当场杀害，也多因冻饿而死。而城内因收容了附近百姓，口粮更难以为继。

长安城外的战火连绵不断燃烧了五个月，数十万联军日夜不绝地攻城。龙城军主力虽已在长安城下，但为了掩护宗室撤离，不得不里应外合配合文昌太子率一支禁军从城南突围，已损失一营兵马；此后又分兵一支，由龙城校尉周知剑率领掩护太子撤往剑南。再者，面对十数倍于己的敌军，即便是百战精锐也无力进攻，只能扎好营寨工事，步步坚守，一面等候援军。

正月底，城内存粮消耗殆尽，箭矢礌石也所剩无多，只能收集敌军射入城中的箭矢与城墙被敌军砸坏脱落的石块抗敌。加之士卒饥饿体力不支，敌军每次攻城，死伤人数愈众。到三月气候转暖，未及处理的死尸又导致瘟疫滋生，城中染病甚重，死者十之二三，青壮者即使侥幸存活，也卧床不起。城外龙城军残部给养也仅维持到二月中，数次与城中守军配合夜里劫营也未取得太大战果。周令仪召集全军选拔死士，本计划让副将领军撤往剑南，自己带领死士突围进入长安城，未想到将士争先恐后要求出战，全军竟无一人愿意撤退。周令仪遂率军趁夜间从长安城南门突入。

被围五月的长安城弹尽粮绝，瘟疫横行，军士尚能手持武器者十不存一二。在敌军四面合围，轮番进攻，加之混入城中的妖四处作乱下，终于在四月十四日被攻陷外城。巷战又进行了三天，至四月十七日，大明宫破，元昭帝率禁军战至最后，以身殉国。从元昭十三年八月高庆义起兵反叛，突厥，燕然，吐蕃，吐谷浑四胡寇边至元昭十四年四月长安城破，历时九个月，史称元昭之变。七位北斗除瑶光与玉衡护送文昌太子随龙城军一部撤往剑南外，天权战死与大明宫阵中，其余四人皆与妖力战至死。

那日，阴沉已久的天空终于下起了倾盆大雨，将无数将士与平民的血污消融氤氲渗入地底，那些空气中凝滞的血腥味在长安城的泥土里，历经多年都不曾散去。

第一章-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完

第一节

我将颜家遇袭的消息带回长安时，才发现长安城中灵隐也乱作一团，看来最近遇到的麻烦事不少。待太微垣终于得空安排出人手来，我将他们带到颜宅的废墟时，姐弟俩已经在密室中被困整整十天了。颜宅通往密室的地道中每隔十步一机关，触发后便会将密道封死，而出口隐秘在住宅远处的农田中，要通过外人协助才能打开。

或许是太久不见天日让两人神经过度紧张，当队员挖开密室，姐弟俩已经饿的面黄肌瘦，形销骨立。即便如此，暮湘看到面前陌生的面孔仍强打起精神，如同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像是面对敌人一样，将更小的朝洛挡在身后，满脸怒气地瞪着他们。还好她认得我，毕竟如果你家有只鸽子长着罕见的色彩斑斓的羽毛，比其他所有鸽子都通人性，从你记事开始就天天陪你玩闹，你也会记得它的。我停在领头的队员肩上，示意这是自己人，队员们才成功将姐弟俩接走带回长安。随后赶来的北斗们和太微垣，天市垣长官见面商定后，让玉衡与瑶光带着附近收容的灵隐遗属们一起，随文昌太子和龙城军一部撤到了剑南。

河北，河东，关中，陇右四道，各地民众在叛军后方纷纷举义，义军不断骚扰叛军运输补给，收复叛军攻占府城，县城。南方各地勤王的军队也陆续北上，一部分前往潼关与叛军和突厥大军对垒，以期进入关中解长安之围，也有另一部分前往河北河东收复失地。长安既破，叛军与突厥军眼见潼关久攻不下，后方又逐渐被义军与官军占据，久驻下去恐有腹背受敌之险，便撤军东去，回到河北。燕然，吐蕃在抢完当地存粮后也无力维持长达千里的补给线，加之攻城战本身便伤亡惨重，各地义军与官军又不时骚扰，在将长安财物劫掠一空后也引军西撤。

劫后余生的北方大地满目疮痍，原先沃野千里，鸡犬相闻的关中平原，因为战乱，饥饿与疾病，如今剩下的百姓十不于二三。侥幸活下来的，也大多家业被毁，流离失所，或者干脆因为及早逃难而躲过一劫。怀远城一直坚持到长安陷落后，五月初才被攻破。太子八月在洛阳登基，改年号为文昌。十月，率龙城军，朔方军与南方勤王军队一同收复了已被洗劫一空的长安。而待北方休养生息恢复到元昭初年的繁荣，已是数十年之后了。

第二节，

元昭之变过后，灵隐将中枢撤到了江南东道的钱塘。长安一战中，灵隐损失惨重，包括五位北斗在内，负责战斗的紫微垣，负责情报的太微垣与负责后勤的天市垣共计五十七人战死，三十四人受伤。好在各地北斗驰援长安时，都会留下候补或有候补实力的恒星守在原驻地，因此灵术传承不至于断绝。此外，天市垣还从战火过后的北方四路收容了不少父母死于战火，无家可归的幼童。这些孩子由灵隐抚养长大到十二岁，若有愿意留在灵隐，便是灵隐的新成员。若是有使用灵的天赋，便可加入紫微垣，而口齿伶俐，头脑清晰的孩子，往往被太微垣挑走参与对外联络，或是打探敌情，分析战术的工作。而天市垣则偏爱心思缜密，勤劳踏实的孩子，负责组织的衣食住行，维持日常运行的诸项事务。

从战乱的长安撤至剑南，顺长江而下至江宁，再向南经陆路到钱塘，一路的舟车劳顿着实让还没满七岁的朝洛吃不消。那时他还太小，并不明白死亡对于现世中还活着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几个月都没有见到父母，而且听灵隐的前辈说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以至于一路上几乎都以泪洗面。而姐姐暮湘却成熟得一点都不像只比朝洛大两岁的样子，尽管也是恹恹不振，一直眉头紧锁，却压抑着悲痛从不外流，一边不忘帮着天市垣的前辈们照顾弟弟。至于我，虽然颜家姐弟的遭遇着实令人心痛，但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我已经目睹过太多人间生离死别，不再会因此而太过悲伤了。

在灵隐的生活很快步入正轨，进入秋天，北方领土上的敌军先后撤退，对流离失所儿童的收容也进入尾声。远离战场的三吴都会仍是一如既往地繁华。灵隐的中枢坐落在钱塘远郊，入口被灵术隐藏，不仅为躲开敌人眼线防止被袭击，也能避免普通人误入。姐弟俩生活与学习的场地坐落在灵山脚下，也不知灵山是因为灵隐而命名，抑或是灵隐取了灵山的名字。不远处就是富春江穿流而过，依山傍水，着实是个幽静清新的所在。十里荷花刚谢，留下枯萎的莲蓬，三秋桂子已经悄然绽放，将四周笼罩在香甜飘然的气息里。

被灵隐收容的孩子们每日早起后，先由紫微垣队员带领练习拳脚功夫，用过早饭后有太微垣的先生上课，既讲诗书礼乐，经史子集，也讲天下山川形胜，各地风土人情。午饭后是天市垣的技能课，既是学习工匠与各类生活技能，也算参与灵隐日常运行的保障工作。练功时大家被按年龄分开，那时朝洛刚满七岁，被分在年纪最小的一组。而暮湘差一月满九岁，恰好与弟弟分开被分到了第二组。姐弟俩从小就在家被父母带着读了不少书，因为上课时双双被分在最上一级。

每日早晨练功时都在同一块场地，午后的劳技教学内容也大致相似，两人倒是可以每天黏在一起。弟弟仗着在一起的孩子里年纪最小，喜欢任性赖床，经常早上起不来被师父责罚。上课时也时不时走神，好在脑子还算灵活，加上从前在家跟着父母已经读过不少诗书，因此遇到先生提问，也基本可以应付。姐姐却与弟弟完全相反，无论练功学习还是劳作都无比认真。因为弟弟赖床被师父责骂过几次之后，便每天早晨提前起床去男生房间窗外叫他起床。晚饭过后的自由时间，也会叫上弟弟一起继续念书。因此藏书阁甚至为了两人延长开放了一时辰，暮湘大约会以为是因为自己连日的苦苦哀求，定然想不到是我假传了主管的指令给看守藏书阁的老者。

第三节

和姐弟俩同期被灵隐收容的孩子里有兄弟姐妹的并不少，但多半年纪差距都要大不少，或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关系并不好，像两人这般形影不离的竟然是唯一一对。作为鸽子我并不能体会人类的手足之情，但似乎姐弟两人感情太好也会遭人嫉妒。无论是弟弟这样躲在姐姐羽翼下的小跟屁虫，还是不事声张却自然鹤立鸡群的姐姐，即便循规蹈矩地想要过着平凡生活，却总难免事端。

相比起景国绝大多数塾师农闲授课农忙务农的日程，太微垣的授课要严厉许多。且不说每日授课都有背诵，四日一休的休息次日上课先生都会抽查。更残酷的是每隔两月便会有一场笔试，虽然阅卷后不会将众人名次一并公布，但会像科举一样分出头甲一二三名。自然力拔头筹能让这个年纪的孩子兴奋得意好几天，但屈居末位的可就面上无光了：虽然名次不会被公布，但连续两次都在末三位的，便会被降入下一级去；而下一级若是有人连续两次都名列三甲，便会升入上一级。

不过这般制度对于最优秀的孩子并没有额外奖励，因为在最上级进入三甲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奖励。暮湘从一开始便分在最上级，第一次放榜时就拿到头甲，且诸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已经让先生们印象深刻。如今第二次放榜又是头甲，更是让那一日课上每的先生都忍不住称赞一番。可惜这番表扬不仅没有给暮湘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一番麻烦：头一次名列榜首，同窗已有人颇有微词，如今她再拔头筹，又在课上被先生们轮番称赞，原本就不满的几个人下课后便来势汹汹聚到暮湘课桌前，面容不善：

“颜才女，我听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看来阁下很缺德呀。”

在鸽子的社会中雌与雄地位向来是平等的，毕竟我们被造物主所创造出来时注定是有性生殖的动物，两性各司其职保证物种的繁衍延续。也许偶尔会觉得我们比起麻雀更聪明强壮，比其乌鸦更加优雅美观，但这种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观念似乎不应该被称为歧视。因而对于有些人类会因为同类个体的性别而恶语相向，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学这么好，莫非是想以后嫁进大户人家做小姐吗？”这次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嫁不嫁大户人家无所谓，但学好点至少可以不用嫁你们这种须眉不及巾帼，还不以为耻的废物。”懒洋洋的语气一听便是朝洛，他坐在暮湘前桌，头也不回，满是轻蔑。这番替姐姐出头自然吸引了来人的仇恨，攻击的对象也变成了弟弟：

“哟，是小跟屁虫啊，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嘛。除了跟在姐姐屁股后面你还会干什么？”

“会什么无所谓”，朝洛站起身，顺手捎走了说话人手中的状纸：“但至少不会连大景有哪些州郡，各道治所在哪里都搞错。”

被反将一军的这人恼羞成怒，将手中所持其余文具皆至掷于地上，抬手便想打朝洛，却不料伸出的手被暮湘先发制人地抓住。

“住手。”暮湘冷静淡然，却是丝毫不由人反驳的语气。但还在顽皮年纪的孩童在连连被伤了面子之后哪肯善罢甘休，自恃身材比暮湘粗壮一圈，转过身来就要扭打，却在旁人尚未来得及伸手来制止时，便倒在了地上。照常理来说按两人身材悬殊，确实不该是如此结果。无奈那人学艺不精遇上样样认真的的暮湘，趁他向前扑来重心不稳，气运丹田，蹬腿沉肩，就借来势直接将对方扭转在地。

第四节

按灵隐的规矩，弟子私下打架是要关十日禁闭的。这次一方是三个十岁有余的男孩，另一方是九岁女孩和更年幼的弟弟，出人意料的是，最魁梧健壮的那个却被明显娇小瘦弱的女孩打得鼻青脸肿，而三人一口咬定是弟弟先挑衅，姐姐紧接着动手。其实我当时在窗外目睹了全程，但实在帮不上什么忙。毕竟我只是一只信鸽，即使能用灵力驱使空气发出声音说出人类的语言，或是叼着毛笔写字，多半也不会有人相信我说的内容，倒是很有可能会把我抓住当作景朝十大不可思议来研究一番，甚至就这么被解剖了也说不定。不过还好由于各科先生都一致认同暮湘平日品行端正，学习刻苦，并不似妄生事端之人，这事最终被交给了天市垣在钱塘的主管钱煜。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且不说西子湖上锦绣装点的画舫游船，运河两岸雕梁画柱的富户人家，就连灵隐在钱塘的各处机构，也要比别处精致奢华许多。不过这位钱主管却只在办公的大院中住着两间厢房，在这以奢华著称的钱塘算是格外简朴了。除生活所需之外，并无太多装饰摆设，倒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与满满当当的书在空荡的房间中格外显眼。这日钱煜也是刚忙完公务，便听得下人报来此事。按说十来岁的孩童起些矛盾是常有之事，但当钱煜听到姐弟二人的名字时，却沉默了一会，像是若有所思。

不一会两人就被带到钱煜面前。钱煜三十五上下，穿着一身干净却稍显陈旧的灰衣，袖口沾染了些许墨迹。身材适中，神情淡然，乍一看去只是个精干的寻常中年人。待值班公人离开，钱煜关上门，仔细盯着姐弟俩看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你们的父亲，可是叫颜如松？”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钱煜长叹了一口气：“你们的遭遇，我很遗憾。如松与我是同期，可惜我没有多少使用灵力的天赋，没法成为降妖人与他并肩战斗。见两人一脸茫然的表情，又沉吟片刻：“父母应是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请吧，毕竟天下父母，有谁不希望孩子一生平安顺遂。可惜你们父母皆是灵隐，注定生来与常人不同了。”

钱煜示意姐弟二人坐到八仙桌前，给二人各自斟了一杯茶，自己也喝上几口，然后慢慢打开了话匣子。话说东土大地上，从前原本是没有妖这类生物的。直到约一百三十年前，正是两朝交替的乱世之中，景军在与作战时遇到了超越常人的生物。它们有的外貌与常人并无二致，有的却外表千奇百怪，大多数都是体型庞大样貌狰狞可怖。这些生物有些力大无穷，有些动作敏捷，战斗力远超一般士兵。起初景军面对它们手足无措，损失惨重。几番交手后发现，靠小队骑兵反复游走冲杀，或是百十人的步兵列好枪盾阵型都可将其制服。但它们另一可怕之处就在于受伤恢复的速度也极快，哪怕断手断脚后接上也可马上愈合，只能斩下首级后将尸身以火焚烧，方可断绝后患。

景国将这些异于人类的生物称之为妖。最初它们只在燕然军中，但随后渐渐在许多战场都有出现。为了防妖于未然，避免妖散落民间危害百姓，太祖命当时的羽林中郎将公孙谋创立了灵隐。公孙谋乃太祖朝公孙贵妃之兄，家中世代经商，在江南颇有家财人脉。虽然本人武功并不高明，但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也网罗了不少能人义士。在战场上几番摸爬滚打后发现，实力最强的几位降妖人虽然能力各异，却都能不用火烧便能将妖的肉身消灭殆尽。众人将此种能力称为灵力，经过一番交流，各自取长补短，总结了修行方式，训练士兵们与自愿成为降妖人的学徒，那便是灵隐最初的雏形。

钱煜所说这些于我都是老生常谈，有些甚至还亲身经历过，没听到一柱香的工夫便昏昏欲睡。但姐弟俩却听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知不觉便是一个时辰有余。

“来龙去脉说来话长，待来日得闲再细讲吧。”大约是看时间已晚，钱煜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不过临走前，又嘱咐道：“灵隐每年都有北斗会盟，除七位北斗以外，各派得意弟子也会有切磋交流。暮湘若是好好努力，参加今年的会盟，应该能听到不少我这不通灵术之人所不知的消息吧。”

第二章，完

第一节

文昌二年的北斗会盟办在嵩山脚下。不知是否因为驻洛阳的这任天权星德安法师是少林出身，洛阳的灵隐弟子中也有不少少林门人。七位北斗会盟前，有数日都是弟子们之间交流切磋。少林出身的弟子皆随德安法师一般使地灵术，虽因秉信着出家人慎杀生的信条而鲜少进攻，防御却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不过一众黑发的俗家弟子中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头棕色卷发的少年。虽然一身僧袍，面庞却生得与众不同，硬朗脸庞上鼻梁高挺，深邃眼眶中瞳孔碧绿，双手执弯刀如初一新月般泛着银光。固然这般外貌在一众灵隐弟子中算是罕有，不过我作为百岁老鸽多少也曾见过，如此面容应是西域人无疑了。

正与他交手的少女一袭青衣如湘妃竹一样颜色，一头及腰秀发如泼墨一般飘散，手中剑刃带着呼啸的灵力随根根发丝一同刺向西域面容的少年。而少年动作敏捷，身法潇洒不似师兄弟们不动如山的稳重，却多了一份游刃有余的灵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青衣少女疾风般凌厉的攻势并未对他造成压力，每每剑锋过处都有弯刀格挡，兵刃相击的铿锵之声不绝于耳。我甚至忍不住突发奇想，为何不让伶人也如这二人一般，将舞剑的动作编成舞蹈，同时通过手中兵器敲击演奏出动人的音乐。这样富贵人家便可将原先豢养的一支乐队与一对舞者合二为一，正好节省了开销。不过也许是景国达官贵胄们并不在意花在享乐上的费用，或是有两人这般高明的技巧能够优美地舞剑同时奏乐的伶人并不易找到。经过多方求证，最终我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害怕有刺客混入其中，借此名义在席间行刺。毕竟我只是只鸽子，没看过人类的史书，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

“今日的练习就到这里吧。”德安法师人虽在百步之外，声音却随灵力直达场地每个角落：“之后诸位可自行安排，记得在宵禁前回来。”

两人随即放下兵刃，相互行礼。西域面容的少年将一对弯刀收回背上，刚转身将要离开，却听到少女的声音：“身手不错，敢问尊姓大名？”

少年回过头，对上了笑意盈盈的脸。沉吟许久，才徐徐挤出几个字：“阿史那仲吕，过奖。”

“幸会了，在下益州赵舞岚”，姑娘追上阿史那仲吕的脚步，“你的风格灵动飘逸得不似地灵术，倒是挺适合我风灵术一门。要不要来剑南拜入我师傅门下？”

阿史那仲吕低着头，又是良久的沉默。

“不愿意吗？”

“姑娘……不怕我？”阿史那仲吕转过身，收起了那副冷淡，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舞岚，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怕你？为什么？”赵舞岚歪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天真无邪。

“我本是楼兰人，褐发碧眸与你们景国人的黑发黑眸一眼便可区别。自从来到景朝，身边灵隐弟子莫有不惧我者。”说罢叹了口气，神色却是淡然，怕是早已习以为常。

“这又有何可怕？而且，你的眼睛很好看。”她睫毛扑闪，笑意中像是有光让他无法直视，侧过头去。春风拂过被新绿妆点过的大地，满山杜鹃花团锦簇，绽放如火般热烈的鲜艳。

“德安法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先同他商量才行。”

“好的，我在天璇营中等你。”

第二节

赵舞岚望着阿史那仲吕远去的背影，而我在树上望着她的背影。倒不是我老鸽聊发少年狂，一时兴起来看少男少女们的八卦，只因暮湘年纪尚小，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在比她大上三四岁的其他门派弟子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暮湘虽然尚未修习灵术，但拳脚功夫已经比同龄弟子强出许多，在一整日的比试中都不落下风。相传已经有北斗相中了她的天赋，愿意提前收她为徒。朝洛虽然灵活敏捷，但年岁更小，力量实在差得太远，晚上回到营地时已是满身青紫。

暮湘正给他身上受伤的地方涂药水时，钱煜

以下第114514章

爆改预定，前文是（因为姐姐是前代天璇临死托付给颜如松的，学不会水灵术）姐姐在益州跟了天璇练风灵术，弟弟在江夏跟玉衡练水灵术。弟弟一个人干死了妖，然后北斗会开了，弟弟约姐姐在长安见面，一起去怀远。

第一节

（前文二人刚干死一个天干，战斗懒得写了好累，先挖个长达十年的坑放着）

那个夜晚月色晶莹，星光璀璨。江汉平原沃野千里，辽阔无垠，只有滚滚长江穿流而过。我与朝洛都精疲力竭倒在地上，相隔数丈远，已经无力出声呼唤彼此的名字。但是望着天干之辛的残躯倒在在我俩之间的地面上渐渐腐蚀风化，最终消失，望着写着辛字的可怖面容变成冢中枯骨，我们还是默契地相视而笑，然后阖上沉沉睡眼。在梦里，谁也不会来过问为何位列天干的妖会在远离边关千里远的江夏作乱，也不会有无谓的自尊责备自己为什么没能替朝洛帮上一点忙，只剩下弟弟终于长大了，已经强大到足以维护一方的欣慰。

此后不日便有消息传来，当然是我亲自送的信。许久不曾有的北斗会在漠北的怀远城再次召开，姐弟俩管都只是二十八宿，也被召集同去。

“难得有个放松的机会，姐姐，这次我们干脆不要用太微垣的驿站，而是随着游客的路线，一路向北观光到怀远，怎么样？”

料得朝洛还是贪玩的少年心性，暮湘也不愿拂了这番兴致，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不知就变了味：“一路观光游玩倒是极好的，可是费用……”

没想到这小子一听更来劲了：“就知道姐姐会担心这个，不过我近来颇有积蓄，来回怀远全不在话下，就算姐姐想要乘八抬大轿，住亭台楼榭，我也是负担得起的。”

“好小子，你是哪来的这么多钱。”朝洛出乎我意料的回答着实令暮湘吃惊不小，却不知道这般惊讶究竟是来源于朝洛出乎意料的财富，还是眼前这个从出生起就眼前长大十七年的弟弟，已经有了为她所不知的一面。

“姐姐怕是当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斩妖除魔，造福百姓？”朝洛语气中愈发多了几分狂傲。“荆州上下王公贵胄，富贾名流不知凡几，想要赚钱岂不是易如反掌。譬如文人题字作画都离不了墨汁水彩，但凡有水处皆可用我的水灵术。姐姐若是随便找位文人雅士打听打听，便知一位名叫朝颜的蒙面画师，行踪不定，题材从来随心所欲，但凡作画润笔一定是现银五百两。饶是如此，也是一画难求。”

若换在平时，暮湘大概会一番苦口婆心地教育朝洛，让他严守不得将灵术泄露给普通人的规矩。但此刻她却只是摇头轻轻叹了叹气，或许还有些许解脱的感觉吧。无论如何，弟弟长大了，不再是那个跟在她身后对她言听计从的孩子了。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变得比她更强，也比她在尘世间更游刃有余，大约已经不需要做姐姐的再照顾了。

第二节。

虽是沿途观光，但一路上两人也不敢太过怠慢，动身后十二天便到达长安城。一别十余年，已经快要想不起最初居住在长安时的诸多经历，甚至连爹与娘的面容也渐渐模糊。眼前这座长安，在经历了攻伐杀戮之后，气息上竟然如此陌生。就连我这把活了一百多年，游历景朝各地的老骨头，也从未见过一座城在十年间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尽管一路上并未踏足灵隐的驿站，也从未向其他人透露过行踪，宫廷使者还是找到了姐弟俩落脚的客栈，告诉她们被文昌帝召见入宫。颜如松从前曾担任过羽林中郎将，暮湘刚记事时有次带着我随母亲去接父亲回家，在宫门外远远眺望，透过巍峨高耸连绵数里的宫墙，隐隐望见重檐叠柱。没想到时隔多年，两人流转各地，终于得以回到长安一睹真容，开阔宏大的建筑群仿佛有引力一般让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动。红漆的宫门虽然已经斑驳残破，却丝毫不减其厚重与威严。宫门之后是漫长步道，皆铺以半尺见方大小齐整的青石，经过岁月磨洗已经有些凹凸不平。步道两侧汉白玉栏杆雕龙纹凤，好不威风。屋檐上雕梁画栋已有些缺损，彩绘鎏金的装饰也都已褪色，大约是十年前那场围城所致。但尽管如此，恢弘壮阔的庭院与宫殿也足够令人肃然起敬，令人刚到门口便想要纳身便拜。

直到跟在身后的领路宦官叫住了暮湘：“颜姑娘，皇宫还在里面，这只是第一重门。”

领路的宦官告诉两人，今上向来不太喜欢大明宫，嫌其太过空旷，龙椅离阶下朝臣太远，说话都要刻意大声。此次便在退朝后选了偏殿接见我们。饶是如此，只有区区十数人的宫殿仍然空旷得瘆人，稍稍发出点声响都会有久久回音。文昌帝年龄应已有三十过半，面相却还如二十许岁的年轻人。或许是方才在朝中劳累过度，如今斜靠着龙椅显得稍显随意的姿势。黄袍也半敞半掩，露出虽无繁复精密纹样，却明显质地上乘的丝绸中衣。尽管如此，远隔数步依然能感到在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帝王的威严与气魄。

“两位爱卿平身，赐座。”

想起来早听过传言说今上相比景朝历代先帝，是最随性的一位。即便如此也有这等威严，难以想象先帝们都是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存在。

“久闻颜家代代忠良，哥哥刚为国捐躯，弟弟便投笔从戎，接替哥哥的职位。如今又有英雄出少年，朝洛还没满十七吧，能击杀天干，此次北斗会想必是要升任北斗了。”文昌帝平稳的语气中听不出感情，却在这里停了下来，然后直直望向了我：“还有个女儿出落得如此清丽动人，颜家真是景国栋梁啊。不知暮湘如今芳年几许，有无许配的人家？”

万未想到在今上面前初次开口竟是如此问题，无论怎样想都过于轻浮，但不答又不是。暮湘沉吟片刻，想来也只能见招拆招：“微臣今年十九，尚未成亲。”

文昌帝嘴角扬起一丝笑，分不清是得意的笑或是冷笑，但眼神却逼得更狠了：“不错，正合孤意。暮湘，你来当孤的长孙皇后，让朝洛当孤的长孙辅机，何如？”

即使在今上问起暮湘年龄婚嫁之事时，便想到可能被许配婚姻，但听到文昌帝本人直截了当地要求，暮湘还是浑身颤抖了一下。毕竟别说她才十九岁，连我这百岁老鸽都被吓得不清。而文昌帝说完后目光从暮湘脸上移开，望向朝洛，见姐弟二人都未回应，又补充道：“百年后，朝洛自会位列武庙，颜氏一族也会恩泽绵长。”

“陛下，恕微臣无礼，但微臣认为万万不可。”

在我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时，朝洛便开口了。而这毫无掩饰的拒绝，不禁让我有些害怕。伴君毕竟如伴虎，若是激怒了今上，我一只鸽子倒是容易逃，姐弟俩就不知能否安然脱身了。

还好文昌帝似乎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饶有兴趣地盯着朝洛：“那就给孤说说看，为何不可啊？”

“有汉一朝，朝政宫廷乃至家国天下，屡被外戚所乱。高祖朝的吕氏，武帝朝的卫氏李氏，宣帝朝的霍氏，乃至最终导致汉亡的灵帝朝的董氏何氏。大汉的江山乱莫不乱在外戚干政啊。陛下英明，当以史为鉴，勿使我大景再重蹈覆辙了啊！”

今上显然被搅了兴致，语气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有些懊恼：“有史以来凡两千年，何曾见过国舅劝当朝君王当心外戚干政的？简直荒谬！”

“陛下您英明神武，自不会犯此等疏忽。但即使我与姐姐皆无私心，却难说后人会怎么想。利益关系一旦连上，便会无缝不钻，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陛下不得不防啊！”

两人的言语交锋简直天马行空一般将我绕得云里雾里，但好在文昌帝只是败兴，却并未深究：“罢了罢了，强扭的瓜不甜。孤累了，让他们先回吧，此事之后再议。”说罢打发近侍陈公公将姐弟俩送出宫去。

走出宫门，暮湘叫住陈公公，从朝洛袖子里摸出一锭碎金子放到他手中，一边在他耳边嘱咐：“舍弟年少无知，多有得罪，还望公公在今上面前美言几句。微臣自幼习武，身材愚笨粗壮，天资愚钝，诗书礼乐一概不识。承蒙陛下厚爱，但微臣应该不适合宫闺生活吧。”

第三节

回到落脚的客栈，暮湘几乎是前脚掩上门，后脚便虚脱到瘫倒在床。即使走出大明宫已经十里有余，巨大的后怕仍然占据着她整个脑海，仿佛是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到人间。在床上休息了整整半个时辰，才有精力起身去到朝洛房间。一想起方才在宫中的经历，仍是止不住的后怕：“朝洛，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朝洛站起身，走到房门口，却丝毫没有回答暮湘的意思，只是居高临下地直直盯着她，一边伸出手关上了她身后半掩的门，暮湘就这样被拘束在面前的朝洛与身后的门板之间狭小的空间里。两人的距离近到吐纳的气息充斥着双耳，胸膛的起伏都清晰可见。连我都恍然发觉，曾经一直躲在暮湘身后的小跟屁虫转眼已经长得如此高大魁梧，两人站在如此近的距离，弟弟已经比姐姐高出半个头。而挺拔的身躯和宽厚的肩膀都足以向人证明，他已不再是个孩子，而是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了。

“你就这么想嫁入宫去，当上皇妃吗？”朝洛近在咫尺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暮湘，是咄咄逼人的语气。

“休得无礼！有这样对姐姐说话的吗？”朝洛想将朝洛推开，却没想到他有如此大力气，无论怎么使力都纹丝不动，用手臂和身体死死将她压在门前。

“暮湘，入宫为妃，你是不会幸福的。”朝洛定定地直视着暮湘的眼睛，一字一顿是斩钉截铁的语气。两人无言相视良久，朝洛才放开手转过身去：“且不说你从小所学都是斩妖除魔，不知要如何在处处明规暗矩与勾心斗角的后宫生存下去。须知后妃的地位皆是凭娘家的声势，你我本就不是生在世家大族，父母又都已离世。独自一人入宫，又能做些什么？”

“我要不要入宫，要嫁给谁，与你有何相干！”朝洛这般蛮横霸道令暮湘实在生气：“若真惹今上生气，你以为我们还能活着回这里吵架吗？”

“凭什么不能？”朝洛语气里满是鄙夷和不屑，却不知是对暮湘，对文昌帝或是整个宫廷：“就凭那些大内禁卫？整个大明宫内，怎么会有人追得上我水灵术的千里江陵一日还？”

“就算你我能全身而退，还有家人亲故怎么办？”

“亲人？我们哪里还有什么亲人？自父母去世以后一共来见过我们三次的叔父？”

……

这一日的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在离开长安前，两人再也有说过话。

第114514章，完（起个啥名字好）

第233章666节

曾经的引子，删掉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丢在这，中间待填空

孤悬漠北的怀远城像是一根钉子，死死扎在苍茫的漫天昏黄之中。尽管塞外罕有的绿地与水源让她有了塞上江南美称称，却和实际上的江南相去甚远。时值初夏将要入伏，入夜后的寒气也如冰霜一般销魂蚀骨。加之全年不休的凌冽风沙，若是裸露着肌肤迎面相对，便如千万利刃劈头盖脸，将人刺得体无完肤。自元昭之变以来，陇右道连年征战，城池在燕然与景国间数次易主，百姓早已四散逃难，十不存一。如今的怀远城，每日只听得马蹄踏过的震颤，兵戈相击的铿锵，已从当年的漠北最大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两军交战最前线的军事要塞。

距离上一次灵隐召开北斗会已经三年了。三年间，景军与燕然军反复拉锯，死伤甚众，终于攻下怀远城，作为嵌入漠北的桥头堡，站稳脚跟。原本陇西便是如今天枢星阿史那仲吕驻地，加上驻军怀远的龙城军节度使周知剑与刚殉国的瑶光星周知琴是同胞兄弟，龙城军南征北战的伤患也需仰仗瑶光一派的花灵术协助治疗，因此此次北斗会地点便定在长安以北千里之外的怀远城。

虽然景军近来一路高歌凯旋，收复失地，战线已经接近元昭年间的边境，士气也愈加旺盛，此次北斗会气氛却颇为凝重。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有北斗战死，瑶光周知琴在平凉行营的花灵馆遇到突袭，为了保护伤兵力战不敌而死。虽然未知敌人的目标是刺杀北斗或是袭击军营制造混乱，但从她所用荆棘鞭上留下的血迹来看，敌人必有天干妖上位的实力。此外，最近数月在景国腹地也接二连三出现了妖制造的混乱，在益州，洛阳，钱塘，江夏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恐慌，且每次都能躲过负责情报的太微垣的眼线。经事后的调查，至少有天干妖或者复数地支妖参与了行动。敌方越来越频繁的骚扰令地方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而在北斗会与朝廷看来，更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当朝洛走入会场时，其余六位北斗已经悉数到场，虚位以待了。虽然参加北斗会尚属首次，但是诸位北斗早先或是见过面，或是托人打听，已经悉数认识了：坐在诸位北斗中央的男子约莫三十出头，身材颀长，衣饰华丽，仪态雍容华贵，不怒自威。这位便是使用火灵术的开阳星，元昭帝四子，晋王李廷瑜。开阳左边是位身材健硕四十出头的男子，身着袈裟，颈挂念珠，剃得光亮的头顶烫着戒疤，一副僧人打扮。此乃使用地灵术的天权星，平常都以法号德安称呼。坐在开阳右边，使用沙灵术的天枢星阿史那仲吕则是一脸异域风情的年轻人，蜷发碧眼，肤色苍白，鼻梁高挺，眼窝深陷。一身精干的短装，背后两把弯刀从不离身。僧人身边的天玑星柳梦彦则是位翩翩佳公子，剑眉星目，一袭白衣以珠玉点缀，所用云灵术则悉数藏于手中丝绸制成的折扇中。而双刀青年身边是一位青衣佩剑女子，身形窈窕，仪态大方，笑意盈盈。天璇星赵舞岚平日虽然温婉平和，但一旦释放风灵术，追风剑便会如同狂风扫落叶一般刺向敌人。赵舞岚右边的周知棋衣着色彩明艳却不花哨，精致的面容神情坚毅，娇小的身材中仿佛蕴含了千钧的决心。在周知琴战死后，她作为候补瑶光也参加了北斗会。花灵术能改变生物节律，影响盛衰枯荣，无论是辅助战斗还是治疗伤患，都是灵隐不可或缺的力量。

此次北斗会，除了汇报近况，通知众人备战之外，还宣布了两项人事变动：知琴战死之后，空缺的瑶光暂时由妹妹知棋候补。知棋继承了花灵术血脉，在瑶光候补任上已有三年，也曾独自击杀过数个地支妖，早已具备北斗的实力。若在候补期内工作得到北斗会认可，或是击杀天干，便可继任北斗。而另一项便是已经空缺两年的玉衡由颜朝洛继任。纵然朝洛的父亲颜如松在二十年前也曾担任过玉衡，但朝洛还未经历候补就当上北斗已经是数十年罕有的孤例。不过既然已能使用水灵术的空间结界，也击杀了天干-辛，担任北斗也是顺理成章。

下面这段准备删掉，不删也要大改

初夏的黄昏，一望无际的大漠尽头是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残阳，星星点点尚未熄灭的硝烟背后是被晚霞映得通红的半面天空。几次三番的征战后怀远城已是千疮百孔，宽逾四丈的城墙也难得有一处完好的落脚之地。颜朝洛倚在女墙上，出神地望着地平线尽头起伏的贺兰山脉。耳边响过西风呼啸的声音，不远处荒草起伏，凉意渐渐随着夜色降了下来。

“暮湘，起风了。”

颜暮湘躺在一旁箭塔的垛墙上，夜风拂过，扬起起缕缕青丝。她望着天空，像是若有所思：

“连日沙尘，难得有个晴天，不仅月色皎洁，繁星也终于现身了。”

“记得刚记事那年中秋，我们一家出门去逛庙会，娘指着天空教我们念，天街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都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是啊，都已经这么久了。”一声不响地，暮湘已经翻身跳下箭塔，悄然站在朝洛身旁。”朝洛都已经长得比我还高，成了挺拔的男子汉了。”

“今夜北斗也终于集齐第七颗了。”

暮湘的眼神黯淡了下来，大约是想起知琴的事。她低下头默不作声，只是伸手抓住朝洛的袖子。

“这么多年一直靠姐姐保护我，照顾我，真是辛苦姐姐了。现在我终于成为北斗，可以保护姐姐了。”朝洛抓住暮湘拉着衣袖的手，转过身反手一拉将暮湘抱在怀里：“知琴的惨剧不会有下一次了。从今往后，大家都由我来守护。”

“什么嘛，小屁孩，刚当上北斗就这么膨胀，都快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有志者，事竟成。当年我练习偷懒的时候姐姐你可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姐姐只想要你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

“相信我。”胸前的衣襟传来了温润湿热的触感，环绕着暮湘的双臂抱得更紧了。

引子-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完

以下第1919810章

爆改预定，上次在怀远的北斗会上两人知道自己不是亲姐弟，暮湘发现自己

第一节

崇仁书院建在珈陵山中。时值腊月，夜雪初霁，月光明亮皎洁，空谷寂静无声。沿迦陵山间石阶一路拾级而上，道路两旁梅花初绽，点缀着天地一片银装素裹中的淡淡红晕。薄雾中有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可惜如今朝洛与暮湘并无心情赏如此雪景。前日我从长安给他们带来了消息，说由驻中枢的太微垣一直跟踪的天干之丙在一路向南之后失去了踪迹，极有可能已经进入荆州地界。天干之丙善使妖毒，与同为天干的其他妖相比，不仅嗜杀成性而且诡计多端。知琴也是死在它之手。近来更是听说它开始潜伏流转在各个书院中，大约是与知琴一战后在妖术上又有了什么新发现。朝洛对于太微垣报告的妖行踪细节之类一向是嗤之以鼻，暮湘却隐约有些担心，怕是它又从书中或是博闻广识的先生那里打听到了什么。

自从接到消息，驻守荆州的灵隐也对各处书院学馆多加留意。果不其然，未过几日便有消息传来，在城外迦陵山上的崇仁书院中受教的孩童已经第二日未回家了，上山去打探消息的人也再未下山来。事发诡异，两人闻讯立即出发，去书院一探究竟。行至山腰，雾气渐浓，再向上相隔十步便已望不见前方道路。雪也渐渐大起来，若驻足不前，积雪便很快掩过来时的脚印。耳边有北风呼啸而过，暮湘随即便感觉到衣袖被朝洛拉住，望见了他递来的一个戒备的眼神。这些年来并肩除妖培养的默契，暮湘已经能清楚地知道朝洛每个动作所包含的意思：果然，屏住呼吸，用汇聚的灵力除开杂念，能感知到的妖的气息，在远处萦绕着乌黑混沌的怨念与杀伐。看来书院凶多吉少，暮湘不由得下意识握紧了腰间破风剑。

不到一炷香功夫，两人便已走到书院门口。抬头是写有“崇仁书院”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的宽大牌匾，显得极为气派。牌匾下厚重的对开木门两侧，“荆楚俊才，咸集于斯”亦是不逞多让的豪迈。迎头先是青砖盖成的三进三出的大院，不事雕琢，简朴大气。院中空处多植以松柏，为书院增添了几许宁静庄严。重重屋檐后露出后院的五层石塔，石塔下半亩方塘中还有枯萎衰败的莲叶，也积着重重夜雪。

然而往日的书香之地此时却萦绕着阴森险毒的妖气，那份浓烈与压迫感，必定是天干无疑。倘若平日中预料到有如此实力的敌手，大概会放飞信鸽请洛阳的德安法师或是岭南的知棋相助吧，暮湘想到。仅靠一位北斗对抗，实在是有些冒险。然而此刻妖气盛势逼人，大约是那妖已经现身，开始大开杀戒了，如此情形实在容不得花上三五日等待支援。朝洛大约是自恃灵力深厚，嘱咐暮湘找到生还者后就退出书院，放飞随身信鸽求援。而自己却独身一人，头也不回地向凝聚着浓烈妖气的后院走去。

即使升至北斗之后，朝洛仍然修行不怠，灵力愈发强大，今时今日暮湘也能明显感受到两人的差距了。但即使明知道并肩作战自己已经帮不上什么忙，甚至不成为累赘就已是万幸，这般不容反驳的态度却实在让暮湘心中不爽。不过不爽也没有用，降妖经验丰富的暮湘心里也明白，朝洛说的没错。她只能目送他独自走向后院的背影踏进又一重院门，消失在拐角。而属于自己的战场应该是前院，上山前曾向附近居民打听过，那里平日里先生给学童们上课的地方。她只需尽量找到生还者，护送他们下山。

暮湘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在心中想象过无数种血腥残忍的场景，却惟独没有想象过，屋内有十数个恐惧绝望的孩童，地上满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与血迹，一片狼藉。而屋子正中央，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的妖正咬着死去的先生的脖子，贪婪地吸着血。听到她推门而入的响动，它放下手中正啃食着的身体，抬起头来用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眼神盯着她，左脸赫然写着狰狞的“丙”字。因掠食了过量的鲜血而正泛着红光。

第二节

不妙，暮湘心中暗想，全身血液早已因眼前的景象而愤怒到沸腾，但还是竭力保持着思维的冷静。暮湘心知肚明论实力自己多半不是它的对手，唯有趁它尚未来得及反应先下手为强。刹那之间，灵力已从丹田涌出，灌注四肢白骸，随着出鞘的破风剑汇成一贯长虹。灵力冲破满屋妖气，如孤悬天边的一轮月光耀照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塞北的狂风挟着离人的悲歌化作一招胡风夜夜吹边月，径直向妖的脖颈突刺而去。

灵力随剑一同刺出的瞬间，原先笼罩整个书院的茫茫妖气骤然收缩到一室之内，浓重粘稠的妖气充满了区区陋室逼仄的空间，若是换成常人必定连呼吸都困难，即便是已有北斗候补实力暮湘，灵力在全身的运行也受到了重重阻力。而那妖只是靠着操纵妖气的密度，便将室内空间扭曲，即便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不动，就躲过了她的攻击。幸而暮湘早料攻击会被躲过，并未收势，而是任由灵力径直向前，在院墙上打开了一个能容数人通过的大洞。

“还能动的，赶紧逃命吧！”她冲着缩在角落中的孩子们喊道。

“想从本大爷嘴里虎口夺食？没门！”

那妖从地上弹射起身，却并不理会暮湘，而是直接从她头顶飞过，直冲着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们而去。暮湘急忙将汇集于剑上的灵力运至全身，踏着侧边书架借力腾空，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双手执剑斩出一招东风夜放花千树，以攻为守将妖挡在了孩子们面前。这招不仅剑势华丽繁复目不暇接，更有千万缕灵力从周身绽放，螺旋状四散开成为一个扇形，覆盖了整间全屋空间。倘若这妖不做任何防御，径直扑向她身后孩子们，定会被剑锋与灵气刺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

攻击果然奏效了，只见这妖双臂变黑硬化成为甲胄，五指伸长化作利刃，左支右拙格挡着暮湘的进攻。风灵术本不是以持久见长，连连运起灵气已使她有些疲惫，后势渐渐不济，眼见攻守之势将要逆转。好在孩子们逃生并未耽误太久，余光看到最后一个孩子连滚带爬从屋里逃出，暮湘也收起攻势，平息灵力，准备择机先退出战斗。

“搅了本大爷的美餐还想跑？”那妖果然不肯善罢甘休，没等暮湘站稳下来歇口气，利刃便接二连三向她劈来。暮湘忙运剑抵挡，但挥来的利刃愈来愈快，角度愈来愈刁钻，光是将灵力集中到头部跟踪敌人的运动已经捉襟作出反应见肘。那速度已经快超出暮湘能做出的防御动作，可她的动作却越来越慢，已经没有多余灵力来强化身体机能了。几番躲闪腾挪，衣摆裙裾已被妖手臂化成的利刃切得七零八落，双臂与右肩也被划破几处伤口，好在只是皮外伤，并不严重。

“你们这些灵隐的降妖人，一个个都自身难保了，还想 舍己为人？上次用花灵术的那个小姑娘也是。”那妖边出招，一边还不忘语言挑衅着暮湘：“既然搅了我的大餐，那你就来代替他们吧，看你长得秀色可餐，吃起来想必也是难得的美味吧。”

趁它说话动作放缓，暮湘好不容易重新落回地上站稳脚跟，稳住呼吸，重新运气将灵力灌注全身，止住伤口的出血。那妖却不再急着攻来，而是站在原地讪讪阴笑着：“小姑娘身手还不错，快报上名来，我天干之丙赫连章不吃无名之辈。”

浑身伤口都像被火灼烧着似地肆无忌惮地散发着疼痛，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暮湘可没有功夫理顺赫连章的废话。全身灵力已所剩无几，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狼狈，必无胜算。如今应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她暗自思忖，但是该如何应对赫连章甚至在我之上的速度？在答案出现在脑海中之前，她的身体便已经先动了起来。既然敌人的速度在自己之上，就想办法让它慢下来：将灵力注入敌人体内，牵制全身运动，像狂风摧残落叶将敌人割得遍体鳞伤。昨夜西风凋碧树，在出招时原本并不凌厉，看似随意的剑锋之后却是灵力游刃有余地流动，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借着方才难得恢复的体里，暮湘强挺着伤痕累累的身躯重启了攻势。

然而她终究没能再作出如万缕青丝在风中飘舞那般纵横恣肆，随心所欲的攻击。本应先于意识便已到达的剑锋却像是挥舞在泥浆中一般迟滞了下来，那远不该是已有北斗候补实力的暮湘的速度。以至于剑锋只给赫连章造成了几处皮外伤，赫连章却能在暮湘闪身经过时回肘一击，正中暮湘的腹部。受到重击的暮湘在空中便失去了平衡，勉强倚靠在墙边才不至于到底，嘴角也渐渐渗出了鲜血。

“终于发现了？身手已经维持不了从前的速度了？”赫连章吊儿郎当地笑着，笑里带着几分阴狠：“在这么浓的妖气中终究还是中毒了啊。不过相比去年用花灵术的小姑娘，表现也算不错了。你是北斗？若是吸了你的血，我恐怕就能升级成天干之乙了吧。”

“你还没赢呢。”

暮湘曾经凝脂般白皙的脸上，如今已被割出道道伤痕，沾满血污。一身青衣满是暗红的斑驳，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夜雪纷纷迷茫着视线，但恍惚间也能看见她单薄的身躯已遍体鳞伤，勉强以剑支撑，屹立在寒风里。但即便如此绝境之下，暮湘脸上却仍未出现一丝绝望与恐惧。赫连章紧紧地盯着她的脸，在妖的认知中那是张完全无法理解的表情。暮湘嘴角忽然微微上扬，微笑宁静而安详。

“大话就等你接下我这招再说吧。”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在以敏捷灵动为长的风灵术中，偏偏是势带千钧的一招。灵力如将同灞陵桥头，长安道旁千百年来的离愁别怨凝聚在席卷关中平原日夜呼号的秋风中，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即便强如赫连章，也从未想过已被自己逼到绝境的暮湘居然在最后还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剑刃随着凌冽西风切肤刺骨，那屋子终于承受不住向四面八方肆意迸发的汹涌灵力，轰然倒塌。妖气也随着垮塌的围墙，溃散的屋顶而消散在无边夜空中。天边悬着一轮明月亮如银盘，漫山盈谷弥漫着寒梅幽香。远处隐约有箫声呜咽，在夜空中悠远绵长，如泣如诉。

躺在雪地中的暮湘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觉得眼皮沉沉，昏昏欲睡。迷蒙之间望见那柄追风剑已刺入赫连章胸膛，她满足地闭上了眼睛，恍惚之间仿佛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却已经无法再回应了。

第三节

愈靠近后院石塔，妖气愈浓。朝洛将灵气聚至五感，一边握紧手中剑，生怕随时可能有妖从房顶上或是院墙另一边发起偷袭。后院是下人居住之地与下厨，更衣之地，较之前院更加狭窄，因此朝洛也倍加小心。踏出后门眼前豁然开朗，湖中一座栈桥通向石塔，弥漫着浓浓妖气。桥上积雪甚厚，却平整得没有一丝印痕。朝洛深吸一口气，走上栈桥。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直到走进石塔，都没有遇到任何攻击或是阻拦。而石塔地面的正中央贴着一道符咒，浓厚的妖气正从此处散发出来。

朝洛正准备挥剑刺向那符咒，那符咒却自己先迅速破散分裂，在夜空中化为灰烬。而那萦绕着石塔的厚重灵气，也一瞬间消散殆尽，重新聚集到了前院。“糟了！”朝洛顿时反应过来，中了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掉头一路狂奔，为避开书院内的狭窄曲折的道路而踏着院墙直接跳上屋顶。尽管如此，仍是慢了一步。刚在第二重院正房房顶落稳脚跟，前院便轰然倒塌。那是砖石房屋因承受不了灵力迸发而四散崩塌，房中定然经历了一番激战。四散扬起的尘埃落幕后，是暮湘飞出的身影。

她单薄的身躯像是萧瑟秋风中飘散的枯叶，又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清澈冷冽的月光下划出一道弧线，回归大地，寂寥无声。青色的衣裙历经无数刀锋剑刃，早已零落散乱，沾染着阑珊斑驳的血迹。但最触目惊心的是腹部的伤口，鲜血漫过一层又一层，渐染渐深。而在身下苍茫洁白的雪地中，刺眼的红正如水墨落于宣纸般氤氲开来，弥散成一朵花的形状，那是暮湘用生命开成的花。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那是怎样的情感，在我一百二十多年的鸽生中还是头一遭见过。悲痛，愤怒，不甘，悔恨，或是夹杂了其他千百万种情绪在朝洛心中爆炸开来，冲破四肢百骸，直冲天地。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暮湘的名字，那是挟裹着澎湃灵力的声音。但是天地万物一片死寂，只有空谷回音，久久萦绕。

“又来一个？”

感受到灵力的赫连章从废墟中站起身来，拔出深深插入胸中的破风剑，伤口迅速便愈合了。它随手将剑扔在地上，轻蔑地笑着：

“没用的，随便你们刺穿我多少次，都杀不死……”

话没有说完，最后的音节被留在了嘴里。重伤暮湘即便刺透了赫连章的胸膛，伤势也并不会太多影响赫连章的战斗力。然而在从未经历过的泰山压顶般巨大的灵压之下，它还是吃惊地忘记了嘴里说到一半的话语。那灵力仿佛凝聚堆积了亿万年的冰雪消融在昆仑山巅，从高原一路奔流向下，历经万里融汇了千百条支流，最终聚成滚滚长江。波浪齐天欲翻江倒海，涛声雷动如万马齐喑

不尽长江滚滚来，汹涌澎湃的灵力中裹挟着朝洛的万般情绪。赫连昌亦是凶残嗜血之妖，脸上潦草的丙字面对险境更加狰狞。它硬化如钢铁一般的手臂挟着利刃阻挡着来势汹涌的潮水，一面运气往双脚而去，想要在流动的灵力中站稳脚跟。

但是朝洛没有给它这样的机会。赫连昌如同一叶扁舟行驶在波高浪急的水面上，仿佛随时就要倾覆，根本无暇顾及此刻天上有无边无际千百根针一齐落下，向它刺来。剑刃带着深不见底的灵气将它的身体刺成了蜂窝，灵气在其中纵横驰骋，撕扯揉挫。它的躯体就这样被四分五裂，撕碎成无数残片，最后随一把灵火化为灰烬。